

铜瓷人生

【文/董群力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，提到瓷器总是不陌生的。瓷器，是极具代表性的器具，也因此诞生了许多与此相关的技艺和艺术，铜瓷就是其中的一样。与许多传统的手艺一样，铜瓷也面临着传承人逐渐减少的问题，而童维成依然执着地在铜瓷这条路上，寻找着简单之美，也追逐着自己向往的简单人生。

从一无所有地来到上海打拼，到在这里站稳脚跟，童维成用了不短的时间，最终他选择了从干了十年的广告行业激流勇退，并在2013年决定北上，跟随铜瓷大师王振海，学习铜瓷。从零基础开始学习铜瓷，幸好从小的动手能力极强。学成之后，童维成便开始运用自己的手艺，为他人修补瓷器。童维成回忆学习铜瓷的初衷时说：“当时，并没有想把这个活儿做到什么样，只是抱着年轻人多学一门手艺的心态，更好了解中国人惜物聚福的传统美德。但是加入之后，才发现这一行真的没有人，从这个时候，就开始产生责任感，不能将此手艺断在我们这代人手里，一定要努力传承下去。”

铜瓷的过程听上去极为简单，其实不然。将瓷器的碎片，找碴、对缝，重新咬合，然后需要在瓷器上找到最适合的钉位，铜钉的位置既要考虑力学的原理，能使瓷器不漏水，另一方面也考虑瓷器的美观和使用时的舒适度，因此铜一样瓷器，找钉位往往要花去最多的时间。

在瓷器发展的脉络中，宋瓷是童维成的心头好，宋瓷内敛、简单而不张扬，这也成为了童维成对铜瓷美感的追求：“中国的瓷器是有脉络的，如果不了解瓷器的历史，是不可能了解瓷器的，如果不了解每一个时代的瓷器，就不可能修复瓷器的精神。”

铜瓷的人生是很自由的。空闲的时候，就自己做做茶，与朋友叙叙旧，然后出门淘淘老瓷器。而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，童维成的最大愿望是能保持这种简单、随性的状态，同时留出更多的时间，去寻找历史上老铜物件，正如他自己之前所说：“我觉得生活简简单单就行，任何东西都顺其自然，才是最高境界。”



生活周刊 × 童维成

Q: 2016年，在完成了这么多铜活儿之后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A:最大收获是通过铜瓷这门手艺，让我做回了自己，身心都相对是我自己想要的状态。

Q: 2017年的愿望是什么？

A:希望一切能够继续，铜活件数再减少一百件，能够留出更多的时间，去寻找历史上老铜物件，为这个行当做系列推广。



古琴流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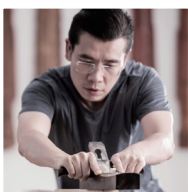
【文/冷梅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从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到古琴的非遗传承人，杨致俭的人生跨度确实让人惊呼不已。“不论我处于人生的哪种阶段，我都没有放下过它。”杨致俭从小就开始学习琴棋书画，这些爱好小时候是在父母的引导下，稀里糊涂地学了。也许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些艺术熏陶小饮怡情，但是后来对杨致俭来说，则是受益一生的宝藏。

作为一个古琴的传播者，让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助它，来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，这是一种顺势而为。杨致俭说，这种转变并非一下子让自己的社会角色从商人变成了艺术家，古琴在他的生命里一直都在。

2016年，杨致俭收获满满。作为中国古琴的非遗传承人，2016年他花费了大量精力，整理了《中国古琴史》《杨致俭古琴教学法》《中国古琴传统制作技艺》。这三部书的出版，将会对中国古琴的历史发展、教学体系、古琴制作体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。

在编写《中国古琴传统制作技艺》中，杨致俭把古琴制作的两三年周期，100多道工序，500多道细节的操作规范做了总清单，当时拍摄了1400张高清制作流程照片，精选了508张作为插图。这样一来，就把古琴制作工艺彻底地进行了一次量化梳理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。杨致俭说：“建筑学恰恰是我的强项，我们用传统的人文精神结合科学量化的制作流程，可以更好地梳理中国古琴的制作流程。”



生活周刊 × 杨致俭

Q: 2016年对您来说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A:做了这么多年古琴的推广制作，一直想整理出文字。2016年，我把自己绝对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字上的整理。2016年我写了三本书，《中国古琴史》《杨致俭古琴教学法》《中国古琴传统制作技艺》。《中国古琴史》对整个中国3000年的古琴历史做了系统性梳理。这本书对古琴文化的传承应该会很有帮助。这一年，我的收获非常大。在我的理解，古琴即是一个最重要的传承乐器，而从乐器制作本身，它也是物理学、音响学综合美学的统一体。作为国家级的古琴非遗传承人，我做这件事，义不容辞，也责无旁贷。

Q: 2017年，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

A:把标准化和文字化的东西整理好之后，2017年还是要加大力度推广古琴文化，让更多人了解古琴文化。用我老师的话，就是要正确地传播古琴文化。从中国古琴史中了解古琴的人文精神，通过古琴教学法，让更多人轻松地走进古琴的世界。



2017

生活应该和我们所坚持的
手艺一样，简单、顺其自然。

craft
手艺